

H·EDU

比較教育系列

Discourse 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比較教育論述 之形成

原著主編◎Jürgen Schriewer

中譯編審◎楊深坑



比較教育論述之形成

Discourse 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Franklin O. Ramirez is Professor of Education at Stanford at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Bernd Zymek is Professor of Education at Münster, Münster, University of Münster, Germany.

Gina Steiner-Khamis is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at Teachers College.

原著主編 Jürgen Schriewer

中譯編審 楊深坑

Anthony Welch is Professor of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Deby P. Stromquist is Professor of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譯者群 方永泉、吳姪娟、李奉儒、姜添輝、梁崇民

Thomas S. Ponkewitz is Professor of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黃柏叡、黃淑玲、葉玉賢、楊深坑、葉清華

鍾宜興、謝斐敦、薛曉華

Rolland G. Paulston is Emeritus Professor of Policy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高等教育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比較教育論述之形成 / Jürgen Schriewer 主編；楊深坑等譯.-- 初
版.-- 臺北市：高等教育, 2005[民 94]

面：公分

譯自：Discourse 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ISBN 957-814-602-7 (平裝)

1. 比較教育學

520.9

93025020

比較教育論述之形成

Discourse 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原著主編 Jürgen Schriewer

中譯編審 楊深坑

譯者 方永泉、吳玲娟、李奉儒、姜添輝、梁崇民、黃柏勳、黃淑玲、
葉玉賢、楊深坑、蔡清華、鍾宜興、謝斐敦、薛曉華

出版 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 100 館前路 12 號 10 樓

電話 (02)2388-5899

傳真 (02)2388-6600

郵撥 18814763 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 局版北市業字第 390 號

總經銷 知識達股份有限公司

傳真 (02)2312-2288

出版日期 2005 年 4 月初版

定價 450 元

ISBN 957-814-602-7

網址：www.edubook.com.tw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by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ing Co., Ltd.

Discourse 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 Peter Lang GmbH

Licensed edition of the original printed by Peter Lang Publishers, Frankfurt/M., Germany,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書之文字、圖形、設計均係著作權所有，若有抄襲、模仿、冒用情事，依法追究。
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作者簡介

Jürgen Schriewer is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Head of the Comparative Education Centre of Humboldt University, Berlin.

Claude Diebolt is Senior Researcher in the French Nation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CNRS) and Director of the CNRS-run Institute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affilia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Montpellier I, France.

Roger Dale is Professor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

John W. Meyer is Emeritus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t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Francisco O. Ramirez is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at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Bernd Zymek is Professor of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Münster, Germany.

Gita Steiner-Khamsi is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at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Anthony Welch is Professor of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Nelly P. Stromquist is Professor of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Thomas S. Popkewitz is Professor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USA.

Rolland G. Paulston is Emeritus Professor of Policy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譯者簡介

(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方永泉

現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學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

吳鈴娟

現職：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學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

澳洲雪梨大學哲學博士候選人

李奉儒

現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授

學歷：英國 Reading 大學哲學博士

姜添輝

現職：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育學系（所）教授兼主任

學歷：英國 Cardiff 大學哲學博士

梁崇民

現職：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副教授

學歷：巴黎第一大學政治學博士

黃柏勸

學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

黃淑玲

現職：暨南國際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學歷：政治大學教育學博士

葉玉賢

現職：國際村美日語中心教務編輯

學歷：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楊深坑

現職：中正大學講座教授兼教育學院院長

台灣師範大學教授

學歷：希臘國立雅典大學哲學博士

蔡清華

現職：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學歷：政治大學教育學博士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校區比較教育學博士候選人

鍾宜興

現職：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育學系（所）助理教授

學歷：俄羅斯教育科學院教育理論與教育學研究所博士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

謝斐敦

現職：崑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學歷：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育研究所博士

薛曉華

現職：淡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學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序

Preface



原著主編中文版序

有關討論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論問題的著作，最廣為周知且經常被引用的論述為馬克斯·韋伯於 1904 年所撰之〈社會學與社會政治知識的「客觀性」〉一文。惟在韋伯的書中，結語部分殊少為人所注意。通常這些結語是以激情的語言和圖像的方式來呈現，而這些語言和圖像則是以文化論中的歷史定論為基礎：

某些時候「在學術專門化與規範化的進程中」色彩都可能轉變：未批判地採用觀點之意義變得不確定，在朦朧晦暗中迷失方向。文明核心問題之理解持續進展。其結果，學術亦因而轉換其立場與概念工具，而從反省的頂峰觀察事件變化之流¹。

我近二十年的作品致力於比較教育學後設理論的反省，而此段話可以說是我作品的座右銘。因為比較教育學學科置諸歷史脈絡以來，加以自我反省正巧成為分析的重要論題。當然，這些作品中的歷史省察正以不同的——當然也是互補的——意義被理解與探究。在此我要以三個層面來辨明：

（一）從方法的層面來看，通常只有在規範性學科或是非批判性合法化的「風格」（*Duktus*）之下，才會以後設理論的討論方式來呈現、去教條化及經驗。首先，在這樣的意義下，「歷史化」意謂著：以不同的表述系統去分析歷史省察的假設前提，正如在比較教育學更為廣闊的

1 Max Weber, "Die 'Objektivität'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 (1904), 收錄於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 Mohr, 4. Auflage, 1973), S. 146-214, Zitat S. 214. 原英文引述為: "Sometime or other [in the course of disciplinary special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 JS] the color will change: the significance of uncritically adopted points of view becomes uncertain, the path is fading away into the dusk. The light of the central issues of civilization has moved on. As a consequence, science also prepares to change its position and its conceptual apparatus, and to look at the stream of events from the height of reflection."

範圍中可發現歷史化。因此，假設前提的符合，對派典與哲學而言，本體論的「先前預設」（Vorannahmen）與前提正如同機構的結構條件或者政治與教育政策所服膺的改革趨勢一樣。不過「歷史化」亦意謂著：去驗證比較教育學作品中有關資訊與解釋的內容，並質疑這些作品在不同理論脈絡中的功能。藉由這樣的分析，如同狹義地定義方法論一樣，知識社會學的範疇與模式至少扮演一重要角色。這種「歷史化」的形式早已於 1988 年付梓的首版《比較教育理論與方法》（*Theories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一書中呈現，多虧楊深坑教授與其同仁的抬愛與努力，已於十年前將此書譯為中文²。誠然，自從湯瑪士·孔恩「從方法的前描述到社會歷史的描述」極度轉折（Wende）後，本書呈現不同樣貌的主題，特別是我自己有關普遍後設理論討論的〈比較方法和外在化的需求〉（*The Method of Comparison and the Need for Externalization*）這一篇文章³。在我後幾年的作品中，不僅再深化這種轉折，而且更補充了有關學科歷史的分析。

（二）從學科歷史的層面來看，比較教育學這一學科在智識與機構的發展上，不能僅有合法化的企圖而已，而更要緊密的含涉在更寬廣的學術—歷史關係之中。在學術建立上——大學、學院或研究機構——以另一種字眼更清楚地辨明學科機構化前的階段及機構化後的階段。這些階段的辨明與其他並非不重要的辨明並行不悖，辨明「學術外有關『外國』或是『他者』的推理思考」及「學術內的論述」、辨明社會與理論的關係問題（*Bezugsproblem*），或者辨明論述與主張中的「國家—政治」與「理論」之間的關係。這種重大的分析旨趣正與如此的辨明有關，在人們發跡的十八世紀與開始的十九世紀，這個旨趣本身在比較教育學普遍的發軔階段即已建立。正如同我們今日所知的，因為稍晚的人

2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收錄於與 Brian Holmes 合編之 *Komparatistische Bibliothek*, vol. 1. (Frankfurt, Bern etc.: Peter Lang, 1988; 1992 年第三版). 進一步的細節請見英譯本之序。

3 Michael Pollak 亦以同樣的標題撰寫一篇文章，刊於 1983 年 *Fundamenta Scientiae*, 4 (1983), pp. 1-17, 該文概述新興學術理論論述之進展。

文與社會學的整體圖像，透過比較研究與現代學科組成的學術系統之形成，在這個發軔階段，學科化的宏偉計畫同時應運而生。兩者皆與歷史密切相關，而且從「前現代」的學術概念轉變為「現代的」——現今作為經驗的——可以理解的學術，彼此是聯結的。學術歷史的（及必須學科內規模的）調查必須如此運作，不僅要在學科化計畫的草案中進行，而且也必須在十九世紀初尚未實現的前提中進行。而且以另一種方式來看問題，這同時適用於同等的關係中，剖析比較教育學基本的問題，這些不同的運作形式與十幾年來變化的運作形式已經在學科的發展中清晰可見⁴。

（三）最後從理論的層面來看，自馬克斯·韋伯開始，普遍以改變來面對重大挑戰。如同比較社會學一般，現今比較教育學本身與這些挑戰看似扞格不入。因為在這種情勢下，二十世紀發跡及二十一世紀開始，這種改變是徹頭徹尾的變化，不僅在社會科學理論的討論氛圍是如此，而且在學科的國際環境之中也是如此。改變同時與前述兩者有關，偶或激烈地質疑，這種改變既是理論的選擇，也是社會學比較研究的方法基礎，因此我們正面臨一項挑戰，發生於比較解釋的功效無法發揮時。因為從比較教育研究與社會研究所有分支的結果顯示，教育或社會學知識的規範化並非如他們在最佳的方法論中允諾要提供的如此成功。正當他們鄭重其事地運用這種方法論，相反地，比較分析反而揭露一種因果網裡無法克服的複雜性。這種現今在比較中所提供的經驗事件甚少被以另一種方式來證明鉅觀社會的解釋模式，反而社會科學的比較方法可以當作一種理論批判的作為。因果關係的複雜性並不是唯一的診斷，這種診斷其實和具有理論企圖的比較教育學及比較社會學的期待背道而馳。尤有甚者，更重大的挑戰在於，透過跨民族（跨社會、跨文化等）

4 參閱〈社會科學比較的問題面向〉（*Problemdimensionen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Komparatistik*）一文的新闡釋，該文載於 Hartmut Kaelble 與 Jürgen Schriewer 合編之《比較與轉化：社會學、歷史學與文化學中的比較》（*Vergleich und Transfer: Komparatistik in den Sozial-, Geschichts- und Kulturwissenschaften*, pp. 11-54），2003 年於 Frankfurt am Main 與 New York 由 Campus 出版。

的互動與合作，以及接踵而來世界社會糾纏的過程，在這樣的結構下必須要考慮到民族（社會、文化等）脈絡中明顯的重疊現象。如同他們在所謂世界系統模式形式下所呈現的一般，這種過程中的理論加工具有以下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比較社會學中無法質疑假設的認識對象：世界被理解為一個彼此劃限的民族社會之多元集合體，而這個社會乃是為了彼此環境交替的一種歷史清楚建構。這樣的分析促成如此的結果，以此而聯結的比較研究策略，這種以彼此獨立的分析單位之多元性來嵌入的「準－實驗」結論邏輯，將會較不空乏。社會、民族與文化作為比較研究古典的分析單位，遺失的不僅是其經驗的明確性，而有其邏輯主張的明確性。他們代表的是歷史文化實體與世界關係中浮現的複雜混合，還有國際化與全球化之形構秩序及世界變化不居過程中的複雜混合。

特別是，這樣的挑戰是《比較教育之論述形成》論文集中譯本最困難之處。不僅是我自己那一章困難重重，在目錄中，我自己那一章題為〈比較方法論之歷史觀〉。這個挑戰，透過國際化與全球化的過程呈現出歷史上未知的規模，同時展現兩大部分的主要論題。在蒐羅的這些作品中，不同理論觀點所提供的適切分析對於現代世界與教育結構轉變的可能與問題皆有所探究。本書的所有章節，在他們文中所主張的與馬克斯·韋伯所提及的，正如前言所說的如此特別，鑒於問題與觀點的變異性，應該加以試探、反省與確認比較教育學的新「立場」與更為適切的廣闊概念。

本書能翻成中文出版，對我及其他的合著者而言，甚感愉悅與欣慰。迄今本書已經廣受國際熱烈響應，而這本中譯書又再度證明了這一點。這本書自 2000 年初版以來，至今已經第二版，而且還有簡易修正的西班牙版問世⁵。於此，我特別要感謝楊深坑教授及他的同僚，不僅在時間上及內容上皆投注極大的心力。凡是精通多國語言的人或者對不同語言

⁵ *Discourse 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Jürgen Schriewer 編，二版（Frankfurt am Main etc.: Peter Lang, 2003）；*Formación del discurso en la educación comparada*, compilado por Jürgen Schriewer（Barcelona: Pomares, 2002）。日譯本正準備由東京的 Toshindo-Publishers 出版。

表現內涵有興趣的人都知道，翻譯本身就是理論或主張的一種比較分析之展現。當然這不僅僅是語言表述關係的翻譯而已，同時也牽涉到從一種思考形式轉換為另一種思考形式之間的困難。特別地，我要感謝這本中譯書，對於一個學科為數眾多的學術社群來說，因為這本書的問世，可以對於穩固比較教育學立場提供重要的貢獻。同時這本書也推動了許多學科的共同合作強化：在智識上及社會與機構上。

Jürgen Schriewer / 謝斐敦 譯

柏林，2003 年夏

編譯弁言

比較是一種普遍的心靈活動，H. Röhrs 即曾指出，比較的最原初形式就是一種人類學原則，沒有比較人類發展幾乎不可能，要先有大小、強弱等的覺知，才有合理的規準，來看發展的趨向與目的¹。把這種普遍的心靈運作，轉化為文化與教育的比較論述，多數的比較教育史家歸諸早期的旅行家之旅行見聞中對各國文教之比較。中國較有名的是春秋時代吳公子季札從各國音樂而評析各國政教得失；孔子從殷、夏、周的禮之損益，企圖推衍「其後雖百世可知也」的歷史發展原則。西方古希臘的 Herodotus、古羅馬的 Caesar 和 Cicero 均曾對所到各國文教加以報告與比較。比較教育史家 W. W. Brickmann² 雖也將比較教育的原初歷史回溯到旅行家的見聞，但他也認為旅行家的見聞不具方法、體系或目的的概念，難謂為比較教育論述。

正如本書編者 J. Schriewer 從歷史社會學角度的分析顯示，比較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科學論述之興起源自於十八世紀末大發現之後，嚴格社會科學取法自然科學——特別是比較解剖學——的結果，比較研究係整個現代化鉅型計畫的重要環節³。在這樣科學氣氛的孕育下，Marc-Antoine Jullien de Paris 在 1816 年至 1817 年間刊行的〈關於比較教育工作的計畫與初步意見〉（*Esquisse et vues preliminaires d'un ouvrage sur l'éducation comparée*）就是比較教育科學論述之先驅。十九世紀末隨著民族國家的形成，科學與技術蓬勃發展，建立比較教育成為嚴格而確實的科學理念成為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潮流。這種科學主義的比較教育論述到了 1960 年代達於極點，1970 年代隨著批判理論、詮釋學、俗民方法

1 H. Röhrs, *Die vergleichende und internationale Erziehungswissenschaft* (Weinheim: Deutscher Studienverlag), p. 83.

2 W. W. Brickmann,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Feb. 1960), pp. 6-13.

3 詳見本書〈轉型中之比較教育方法論：朝向複雜性之研究〉一文。

論的引入，更使比較教育的論述方式多元發展。二十世紀末葉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經濟自由化的訴求，全球化的社會逐漸形成，而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等所謂後基礎論（post- foundationalism）或反基礎論（anti-foundationalism）等論述方式也引進比較教育研究，形成方法論的多元主義，甚至於方法論的無政府主義，比較教育的論述也因而形成五彩繽紛的景象。

本書所輯各文即針對這些五彩繽紛的論述從歷史發展、視覺再現等方式加以處理。其所分析的論述之形成與方式包括了經濟發展長期波動理論、世界體系模式、新制度理論、歷史社會學、批判詮釋學、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知識社會學等各種方法論進路，探討現代社會與教育各面向的基本關係及其可能研究之課題，值得研習比較教育方法論，或更廣泛而言，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讀者仔細研讀。

本書書名中的「Discourse Formation」中文世界中，M. Foucault 研究者往往譯為「論述形構」。惟據本書編者 Schriewer 在序言中所稱，Discourse Formation 一詞源自科學史、科學社會學及其研究成果，其所指涉的不只是學術知識建構的洞察，也指的是把這種洞察轉化為概念的模式。這個語詞所要強調的是學術研究領域既是知識事業，也是歷史事業。Schriewer 強調在比較教育研究中運用 Discourse Formation 一詞旨在於重新省視比較教育豐碩的研究議題之形成過程⁴。以此本書所採 Discourse Formation 顯非 Foucault 的意涵，其所含括的包括各種比較教育理論與方法，從歷史向度來評估其相對優點。因此，仍以《比較教育論述之形成》翻譯本書為宜。

本書中文編譯之完成，首先應感謝各位譯者的辛勞。其間少數譯者因職務異動，未能及時交稿，致一再延誤出版，在此謹向先交稿的譯者、讀者及高等教育出版公司致上萬分歉意。高等教育出版公司俞允本

4 詳見本書英文版原序。

書的出版，並為本書中文版版權及編排工作付注極大的努力，也在此敬致無限謝悃。

楊澤訥 謹識

2005 年 初春

英文版原序

「論述之形成」一詞源自科學史、科學社會學及其研究成果，其所指涉者不僅是學術知識建構的洞察，也涉及將此洞察形成概念之模式¹。更具體的說，這個語詞強調一般學術研究領域，包括特殊的比較教育研究領域既為歷史事業，也是知識事業。這些領域在不同形式和程度上或多或少印上了特殊制度環境、變遷的學術潮流、殊異的政治—社會情境之印痕，不同領域與場所的社會行動者——政治家與學術工作者、部會官員與重要的知識份子、公共輿論評論者與專業社群的發言人——這些社會行動者或透過對話或訴諸遊說，用以突顯或消弱特殊的典範、知識潮流或理論界定的研究方案。

本書既含括「論述之形成」概念於書中，也因此旨在於重新省視比較教育豐碩的研究議題在知識上的形成過程，其用意也在於採取知識上一個顯著有利的觀點。這個有利的觀點容許本領域的理論工作者將正統方法論採取相對化的觀點，也可以將其視為理所當然的理論與模式從歷史角度來看待，進一步而言，它是一個有利的觀點，使人注意理論與方法之間的交互作用，也因此，進而分析這個領域一再發生的理論變遷及含括於理論變遷之方法論後果。最後，這個有利觀點也包括了不偏不倚的公正檢視，檢視為比較研究所發展出來的理論與方法論方案及其實質社會研究成果之間的遭遇，並以此為基礎，評估各種研究典範的相對優點。

確切而言，這種分析的觀點並未平衡地反映在本書所輯各文，其中

1 舉例來說可以參閱 *Discourses on Society: The Shap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ed. by Peter Wagner, Björn Wittrock & Richard Whitley. *Sociology of the Sciences: A Yearbook*, vol. XV (Dordrecht etc.: Kluwer, 1991) ; *Social Sciences and Modern States: 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Theoretical Crossroads*, ed. by Peter Wagner, Carol Hirschon Weiss, Björn Wittrock & Helmut Wollman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尤以本書第一部分及最後部分最為顯著。第一部分刻意想把實質的比較研究結果和社會科學中科際性的理論發展聯結在一起，並從科學史的角度來探討這種聯結關係的變遷。因此就某程度來說，這部分可作本書，甚至於這個領域本身的系統化導論。另一方面，第四部分旨在將本領域多年來發展出來也採用的理論立場、概念形成與詮釋作一種視覺化的再現，因此，它除了提供讀者對這領域總結式的整體觀，也提供讀者圖像式的導引。因此，這兩個部分雖然獨立起來可作為一個完整的單行本，但卻也提供第二部分及第三部分一個概念架構。

中間兩部分要表達的是對這領域多年來相當重要之各種理論立場，作批判性的討論。第二部分描繪經濟發展長期波動理論、世界體系模式、新制度理論與歷史社會學，均由這些思潮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執筆。第三部分則討論批判詮釋學、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知識社會學，之所以這樣做乃在於想為現代世界中教育與社會結構中的比較研究勾勒一個各種可能研究議題之藍圖。第二部分就某種意義而言，各文焦點在於主要鉅觀層級的各種過程，諸如科層體制化、理性化、標準化等，這些過程超越了各種各類民族或社會、文明傳統的侷限，而型塑了現代世界。相反地，第二部分各文則提出了強調分化世界的研究導向。其所要釐清的包括權力與不平等、分化的認同之鬥爭、權力強壓下的結合等面向，這些面向有些在於一個民族社群中，有些則介乎全球與地方化之間。

本書所輯各文，不管是探討世界社會各種可能的文字概念形成，或後現代思想詮釋適切性的爭論，不同研究議題研究觀點雖有極大差異，但均在創造一種對話。因此，本書在知識上的一貫性不僅來自於各章處理的共同問題，也來自於各章之間的互相呼應與互相補充。

就範圍而言，本書也真正達到國際化，作者群由歐洲到美國，以至於澳洲、紐西蘭，均為比較教育、比較歷史與社會領域中之國際知名學者。進一步而言，本書半數論文初稿曾在 1996 年澳洲雪梨（Sydney）舉辦的第九屆世界比較教育會議（The IXth World Congress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中宣讀，具體而言，也就是在該次會議中的「比較教育